

余之妻

中華民國九年九月五版

余之妻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著 作 者

南沙徐枕亞

發 行 者

枕霞閣



版權所有

印 刷 者

清華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

交通路一百三十號

清華書局

卷之七

不可復過若

看花。對月。傷心。石頭記。懊惱者。累日不飲。不食。如醉如痴。家人以爲病。顧亦不識其何自來。終以放聲一慟。不藥而愈。是爲導余眼淚之引綫。其後閱花月痕。亦復如是。於此知說部之感人最深。實足以啓發固有之真性情者也。惟哀情之作。綦多。苟得而盡讀之者。不將走入淚世界耶。曰不然。古來之說部。雖多。而值得綺緣一哭者。舍是二書外。亦屬不可多得。至若近日之出版界。則汗牛充棟。半屬覆瓿之物。曾不值綺緣一盼。遑論賠淚哉。噫。卽此雕蟲小技。亦復嗣響無人。能勿可慨耶。雖然。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亦未可以一例視之。舊歲得讀徐子枕亞所著玉梨魂。暨雪鴻淚史二書。直令舊恨新。層層勾起。把卷嘆息。熱淚汨汨然奪眶而出。殊不自知其緣何而悲愴。

此也是亦可以與紅樓花月鼎足而傳永不湮沒矣。然徐子恨人工愁善病。不愧爲今世之屈平賈誼。熱淚猶存清才。未盡當求續有所貢獻於社會。是二書者又何足盡其能邪。故復賈其餘勇。以艸雙鬟記。余之妻二書。付諸梨棗。爲衆生說法。雙鬟記嘗爲之序矣。余之妻則竭數時之力而盡讀之。不覺故態復呈。琅琅雪涕。竊以爲前此二書且不足以逮也。何則。蓋用情貴于正。言情亦然。或稍涉不當。卽爲名教罪人。遺後世之唾罵。若二書者。固屬光明磊落。吾無間言。然使君縱無婦羅敷。已有夫。其情固可勿用也。且或夢霞志同槁木。不爲求鳳之挑。梨影心已死灰。竟作投梭之拒。則情海茫茫。回頭是岸。此一場悲劇。當可掩旗息鼓。不再出現於人間。亦毋勞作者之嘔盡心肝矣。若秋玉二人。則處境又與霞梨迥異。方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之時。已屬心心相印。深種情根。及後鬼妒良緣。護花乏術。遂教碧落天仙。下嬪魔鬼。是可忍。孰不可忍。宜乎有後日之慘史矣。其情

不且較二書爲尤正耶。其事不且較二書爲尤哀耶。若論文文字亦復清麗芊綿精細縝密一時俊彥無與抗手。吾知閱是書者必有觸景生悲作綺緣之痛者而枕亞亦可以稍慰矣。吾序至此本可以止。顧餘言未盡。終若骨鯁在喉。非吐勿快。因復縱筆狂艸曰。甚矣哉金錢之毒也。愛情爲最高潔之物。而金錢適與相反。且足以破壞之。故痴男怨女之死於情者。其十九實間接死於金錢也。徐子此書言情外兼具警世苦心。可作情海指南之針。可作財迷當頭之棒。彼世之爲父母者。固無不愛其子女。試人手一編讀之。亦可稍却其附勢貪財之念矣。嗟乎。吾終願芸芸衆生咸勿負作者之苦心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五年雙十節後旬日毗陵綺緣吳惜謹撰於憶紅樓頭之泣花室

余之妻序



余之妻目錄

- 第一章 嫦娥記得此時情
- 第二章 別矣吾夫
- 第三章 秋星自述上
- 第四章 秋星自述下
- 第五章 玉釵敲斷
- 第六章 浸潤之譖
- 第七章 人之無良我以爲舅
- 第八章 寒衾偎泪到天明
- 第九章 艱難留一死
- 第十章 哀樂不同情
- 第十一章 又是一番慘別

第十二章 痛哭別先靈

第十三章 莫愁前路無知己

第十四章 腸斷蕭娘一紙書

第十五章 旅館中之滄桑話

第十六章 裔外媚孤花

第十七章 他不瞅人待怎生

第十八章 世間不少鳳隨鴉

第十九章 囊中又有賣妻錢

第二十章 一夕傷心話

第二十一章 關盼盼耶馮元元耶

第二十二章 多情轉化無情

第二十三章 病倒蕭郎

- 第二十四章 一生慣受美人恩
第二十五章 梨花消息雨聲中
第二十六章 催歸書至
第二十七章 南旋
第二十八章 望雲臨終之懺悔
第二十九章 尸諫
第三十章 生離死別各收場

余之妻目錄



余之妻目錄終

余之妻

第一章 嫦娥記得此時情

海巫徐枕亞著

秋老園荒蒼苔皮皺盡死落葉塞徑厚寸許風過處颼颼響疑有鬼魅出沒其間此爲秦氏後園隙地數弓粗具亭台花木之勝主人爲熱中客不愛平泉長日付鐵將軍管領值此秋涼時節景物淒黯園內益闕寂無人影惟有多情之嫦娥每當夕陽西下暮色蒼茫時輒來一顧自林梢婀娜下漸行至地無何達堦前照見棠花一叢偎牆飲泣微風襲之垂絲而顫月色與新染之血色相掩映紅白分明爲狀乃至嫵媚復至幽蒨斯時月光進行猶未已徐徐移花影上亞字欄杆忽玲瓏皎潔呈現一絕世女郎之半面女郎晚妝半卸雲鬢微髲倚欄杆黯然無語旋舉其螭螭之頸對月喃喃詈若嗔嫦娥輕薄偷上桃花之面又似含羞忍冷欲於月中霜裏與素娥青女鬪嬋娟者而覘其黛蛾雙蹙一段苦緒幽情盡向眉彎流露則又似心有隱恨無可告語因訴諸明月欲分其團圓之影以團圓其身世者女郎一寸芳心皎潔類茲秋月而獨對良宵作何思忖恐此時卽親近熨貼之嫦娥亦未由洞燭其心事

風清月白。可憐宵得此。慘淡之女。郎以點綴。此冷清清地。如幽谷之著寒葩。豔絕亦復淒絕。荒園狐鬼自應退避。三舍夜涼如水。露華輕襲。羅袖冷透。香肌弱質。甯堪耐受。然女郎猶癡伏欄杆之上。延佇不去。側耳凝神。豈有所待耶。

噫。女郎泣矣。淚滴晶瑩。若與月光爭耀。而襟袖間露珠錯落。與淚珠兒相厮混。幾莫辨。是露是淚。牆下憔悴之棠花。幽顫於冷風淒露之中。夜深不睡。爲女郎斷腸之伴侶。女郎紅淚點滴。墮花上。似胭脂之重染色。乃益嬌女。郎今日在此散播淚種子。不知明年此花開時。彼可憐之女郎。能否重來舊地一驗斷腸痕也。

噫。祇今夕矣。祇今夕矣。郎胡不來。此言出自女郎香口。其聲淒以嘶。拭淚凝望。秋水爲枯。斯時月影漸次上移。由女郎髻際度簾鉤。止於亭角。已參橫斗轉時矣。有約不來。過夜半。女郎意似不耐呼月而祝之曰。月兒月兒。其緩汝行。儂今夕待郎來。尙須借汝一點光明。留照情人。雙淚證阿儂一片心也。儂乎誰之妻耶。

梧桐陰裏。人影如絲。一少年瞥然至前。撫女郎肩曰。玉纖。吾妹。余知妹近日爲霞妹出閣事。助阿母檢點粧簾。乃大忙碌。停針倦繡之餘。宜早眠。以息玉體。又何事約余來此。

受夜寒耶。且適來微聞妹語。殊不解。嘻。妹何言妹乎。余之妻也。

女郎默然不語。少年徐俯首近女郎。面相偎相傍之際。忽驚曰。吾妹此冰冷者何物耶。妹何爲。又尋此淚珠兒生活耶。誰忤妹者。速以語余。女郎仍無語。淚簌簌被少年頰如潑水。

少年探懷出素巾爲女郎拭淚。復溫語以慰之。曰。妹何苦。余適聞妹言已深惶駭。今若此豈有所不慊於余。余疎狂不知自檢。或無意中偶犯芳顏。致妹心宛轉欲絕乎。果爾亦望妹明言。余當低首鑊金裙下。效廉將軍之負荊。不使妹受半星兒委屈也。其或因余赤貧。無十萬聘錢爲天孫助嫁。鏡臺久下好事遲遲。今對此霞妹吉辰。不免抱向隅之泣。則妹當諒余爲妹故已枉己爲商翼博蠅頭微利。計明年二三月間當積有餘貲。會以青廬迎玉人歸去耳。青春未逝。屆時余二十妹十九。爲歡固有日也。妹乎速告余。余心碎矣。

女郎怫然曰。哥誤矣。哥之言將置妹於何地耶。妹之心豈以貧富爲愛憎者。妹與哥之愛情期諸海枯石爛。又豈以結婚之遲早而遊移者。如哥言則妹直一蕩婦淫娃之。

若哥復何取於妹耶。

少年謝過不遑。遽握女郎纖掌。復謂之曰。吾妹。余固知妹不存。是想但今夕約余來。奚事無端垂淚。幸語余以詳。毋苦向心頭咽。而處人以悶葫蘆也。少年言畢。握女郎手弗釋。靜候其答。纏綿懇切。如撫嬰孩。女郎欲言又止者再。時殘月紛紛斜照。簷際反映。女郎之面慘白。頰帶雨梨花淚。暈雙頰。曾不掩其嬌媚。少年手挽其頸。女郎宛轉以首。擱少年肩。上檀口櫻唇相距至近。少年不覺愛極。思就而吻之。女郎急迴其首。推少年手而遠之。曰。毋哥其恕。妹妹已不能爲史家婦矣。

少年愕然。却立曰。咦。妹何言。妹其癲耶。胡言之駭余甚也。女郎顫聲言曰。星哥。妹非癲。妹言確也。今夕折簡邀哥。特與哥訣別。哥至今尙以妹爲誰之妻耶。妹已爲……語未竟。少年直前投入女郎懷。緊抱其腰。而大呼曰。妹言殺余矣。語時已暈去。女郎急以手撫少年胸。呼曰。星哥。星哥其速醒。妹言驟驚哥矣。少年不應。但聞口中作微吁。有頃含糊自語曰。秦玉纖。余之妻。誰奪余妻者。

女郎且泣且呼曰。癡耶。癡耶。嚇殺儂矣。哥其醒。哥其醒。妹固哥妻也。斯時少年全身緊。

倚女。郎懷女。郎驚且怯。力乃不支。嬌喘頻作。幸旁有湘妃榻。乃強曳少年臥榻上。而少年已醒。目注女郎。含淚不語。女郎亦泣不成聲。舉袖障面。良久。少年曳女郎坐榻旁。爲情懇之。詞曰。吾妹頃者所言。殆誑余耶。憶余與妹襁褓締姻。幼時耳鬢厮磨。愛根深種。妹多愁善悲。余嘗戲呼妹爲顰兒。後身余亦以癡寶玉自況。長日相偎倚。正不知此福幾生修到。妹乎。余之妻也。事中變者。余死矣。余知妹必不忍絕余。速語余以頃所言之虛實。妹試撫余心頭。尙顫動作驚魚之跳也。妹乎其憐余。而以實言慰余乎。少年語畢。目眈眈視女郎。面若希望之未絕者。

女郎泣曰。星哥。其恕妹。妹非絕哥。此事實非妹咎。妹不爲哥言。則爲負哥。妹爲哥言。又以苦哥。苦哥不可負哥。尤不可嗟乎。星哥。妹心已爲哥碎。盡實不堪。再受幾番驚恐矣。哥乎。其平汝心。靜汝氣。聽妹一言可乎。

第二章 別矣吾夫

三更四更。天氣涼颼。刺骨若簇。一對可憐蟲。忍寒露坐於星月之下。嗚嗚悲泣。萬喧沈寂中。惟聞草際鳴蜩唧唧。與泣聲相應。和此時此境。直類窰窰。恐白楊鬼哭。且無此悽

惋也。而彼多情之月色。偏遲遲。其行屋角樹梢。低徊映帶。爲此一雙可憐男女。攝最後訣別之影。此中不可思議之黑幕。遂於此時宛轉揭破。於女郎之一點櫻唇。

女郎曰。夜深矣。哥須歸去。此事終不能爲哥秘。妹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矣。妹今夕約哥來。蓋欲罄其底蘊。以告哥。且掬妹心坎。以示哥。而與哥爲最後之訣別。語至此。急注視少年。面無大變。乃復續言曰。哥乎。妹與哥今生聚首之緣。已祇此一宵。此後便同陌路矣。少年聞言。知希望已絕。面色轉青。悲憤交逼。瞪目視女郎曰。趣言之。趣言之。余已爲待死之囚。惟望妹早撥斷頭機耳。女郎泣曰。苦哉哥也。天乎。妹胡不幸生此萬惡之家庭。而負我至親至愛之星哥。

哥乎。哥知明日爲霞妹佳期乎。聞人言。金氏郎君。字長源。年且不惑。鬚髯如戟。阿父利其富。遽以霞妹許之。阿妹嬌小。羞不敢爭。余却代爲之怨懟。蓋紅顏白髮。相偶無倫。事乃酷於焚琴煮鶴。縱彼門閥不惡。亦何益吾家者。不知父母何心。徒歆其金玉錦繡之富。忍擲千金嬌女於冰天雪窖中也。妹旣無言。余卽欲爭。而咫尺嚴威。屬於霜雪。亦無置喙地。惟姊妹情深。私相囑咐。謂阿壻如蝟刺。非妹佳耦。嫁得個郎妹。一生幸福盡。

矣。余爲此言，蓋藉以悟無知小妹，俾自向阿父力爭，或可破此已成之局。孰知妹嬌憨性成，且年幼，不知爲身世計，謂婚姻事父母主之，羞答答怎好啓齒。余雖力以利害說之，妹卒不肯言含糊。至今余爲妹，蓋不知擔却幾許閒愁也。

親迎之期已迫，眉睫余乃助母爲妹理妝。若者繡若者縫，忙忙如工作，偷得餘閒，輒背人彈淚。余知哥聞之，且嗤。余曰：汝之爲此，正合着古詩二句：「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也。然而十年姊妹，一旦分襟，惜別傷離，人同此慨。況妹此去如新鶯之入幽谷，大好春華，從茲無分爲之姊者，益難乎爲情矣。噫，星哥乎，慘劇之演，乃有更進一層者。余爲妹憂，爲妹悲，而妹猶無恙。余乃不啻自憂而自悲。余於哥爲待闕鴛鴦者，今與妹作換巢鸞鳳矣。彼于思于思之金氏郎，乃余之夫，而妹之姊壻耳。

少年駭愕曰：異哉！此事從何說起？余與妹指腹爲婚，今雖椿萱俱逝，鴛鴦猶存，篋笥可證也。卿父母縱馳心榮利，視貧寒之子，不足以忝東牀而息壤在彼，豈容遽食前言？且平日對於余亦並未有所表示。卿殆誤耶？女郎曰：事實確，哥且止。悲容余竟其緒。方金氏婚未訂以前，燈前兒女團坐笑語之際，父若母輒以言聒余，謂兒長成矣。年華碧玉，